

增補歷史綱鑑卷之九

○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

諱詢史皇孫之子武帝之曾孫也昭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崩壽四十二○帝信賞必

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仲德商周然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

政自八主之政苟不幸遇冲齡大臣

代攝長而自理其

政可也無請歸之

體况宣帝年已弱

冠習民事宜自理

無二議光請歸政

名已不止讓而弗

受豈非因駿乘之

辭故為是假藉權

衡乎卒至讓成秋

后之禍誰執其咎

哉

戊申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

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

奏御自昭帝時光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之權益重每朝

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書請何光為恭也歸則歸耳何請為自是六年無聞焉光之心可知矣

胡致堂曰

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耶霍光少即通顯事武帝二十年出入禁闥擁昭立宣制斷國命又十四

年矣當昭帝時為上幼冲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孝宣壯長

典自閭閻悉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矣光雖稽首歸政以祝文而封

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自已然後奏御凡有不使於己忠告於

君者皆不得達聞上迷國罪己不勝誅矣况各權枯勢又復五年使人

主蓄怒朝臣積忿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苟聞伊尹寵利之戒
法老氏止足之言於上謙讓不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子弟親黨
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是宥
安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方正學曰

側目視光者久矣不特天下之人見其所爲蓋以

光之爲人矣不待驂乘而後疑之也爲光計者當中宗未立之時亦疑
廟既有所主不負先帝顧屬之心卽宜力辭而引去不許則辭朝廷之
政不與而以列侯就第庶可少舒中宗之疑而息眾庶之怒光則不然
一歸政而不受則肆然而居之至於身死而後已且中宗是時年近壯
矣其於民情國體究之熟矣光曷不思乎當昭帝之初立燕王上官之
變非昭帝之明光之誅其得免乎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主
之後其生殺于奪賞罰之際安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
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秉政之日中宗之疑霍
光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取滅族者非禹雲山也光也光
之得罪於天非廢立也僭持天子之大柄也嗚呼世有不幸而居光之
任者得吾言而思之其可免於禍乎

綱

夏四月鳳凰集膠東

名赦勿收田租賦

書法

光嘗祠鳳凰矣今而鳳凰集則光意也自是而書鳳
凰者又五焉何帝世之多鳳凰哉至爲之赦亦誣矣

綱追諡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目**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號

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

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宜曰悼考曰悼

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姊曰戾夫人皆改葬焉書法有司請諡太子曰

人漢初公議猶凜凜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戾史良姊曰戾夫

后而已未幾而尊也曰皇帝焉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

綱召黃霸為廷尉正○**目**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羣下痛切也

使直也如繩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承黃霸獨用寬和繩治之

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召為廷尉正正長數

決疑獄庭中稱平庭中廷尉之中也稱平謂

綱己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目**昭帝之喪大司農儼民車

漢初公議
凜凜

黃霸獨用
寬和

庭中稱平

春秋以功
覆過

延年詐增儼直盜取錢三十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

非田子賓
大事不成

子賓寔勇
士

使我至今
病悖

夏侯勝諫
不宜立廟

詔書不可
用

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
出三十萬目乞之何如也乞與願以愚言白大將軍杜延年言之光曰誠然
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白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悖謝田大夫
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
自入牢獄遂自刎死

綱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鑑**詔曰孝武皇帝躬仁
義厲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
臣皆曰如詔獨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
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
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
死不悔於是御史丞相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

黃朝欽受
尙書

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誅武帝廟爲世宗奏盛德文始五行之

舞三者皆
舞名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夏侯勝黃霸旣久繫霸欲從勝受尙書

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

忘

丁南湖曰程子曰讀書將以致用也然古之讀書雖多而委諸無用若
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各破乎不識字之譏則何貴於讀

書則予觀夏侯勝黃霸授受尙書而尙書之中具載乎堯治民舜事君
之道勝也抗言武帝之失是事君而識鯁直字矣霸也獨用寬和爲名
是治民而識循良字矣讀書致用如二子者君子可不表而出之以爲
章句腐儒之勸耶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目初霍光夫人顯欲

買其少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

侍疾顯使衍因投毒藥以飲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

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卽具語光曰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

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納其女入宮

書法

書人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弒也光既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

胡致堂曰

平戰史補光沈靜詳審乃至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戒哉

尹遂昌曰

霍顯邪謀行於幽闇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然光初不聞其事今直書大將軍光妻皆與聞之者何哉光始焉不知後

乃知之倘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求免人惡之累得乎直筆書之非過度也

鑑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

什一於是下令

合音零丁令北狄種名

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

烏桓其先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頤破

東胡其餘眾退保烏桓山因為號焉其俗無常居男女悉禿頭為輕便

烏桓擊其西所殺甚眾其後漢又擊

之匈奴愈弱而邊境少事矣

鑑是歲潁川

潁川今河南許州是

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

京兆今陝西西安府尹官名又正也謂使之正一天

趙廣漢

也。穎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鉅筭。鉅音項。若今盛錢藏。鵲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音同。斷竹也。如今官受。

授書鉤鉅以得事情

審事筭也。或鉅或筭。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於是姦黨散落。尤善為鉤鉅。鉤致也。氏曰。鉤鉅如鉤鉤之有鉅吞之則順吐之。以得事情。閭里銖兩。

發奸擿伏如神

之奸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入坐。語未迄。廣漢使使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神。擿他歷反。發謂動發之也。姦究也。擿挑也。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者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漢治京兆皆莫能及

辛亥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赦。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減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舉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

與許后時大縣絕矣。

縣音懸。

書法

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以弒益著矣。故權在於光則以大將軍光女。

書。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

良方正之士。

胡致望曰

地者夷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為妻道不得而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郡國

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弑許后而立其女以至告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官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

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夏侯勝誤
相字於前

綱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楊州刺史○目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

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

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放

堯言布於
天下

君前今誤道君字為相字於宣帝之前見其直率也

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

當朝見而出外以上上之

與人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楊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

先生無愆
前事

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愆前事復為

取青紫如
拾芥

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子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奏放

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日生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地拾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綱王子地節元年以于定國為廷尉○目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

孝婦固不可屈殺然致旱三年則誰為之且三年旱亦甚矣屈殺孝婦之太守尚未即死而黎民飢餓死者不知其凡幾矣山川有靈必不為此是理本易知而紀載者欲神其事遂不覺其語之誣耳識者方以為美談是故表而正之

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不法務在哀憐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史畧定國父于公為獄吏東海有孝婦養姑不嫁姑謂鄰曰姑女告婦殺母孝婦不能辨誣伏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因公言殺奈立雨公治門閭謂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必與者

史臣斷曰

宣帝知百姓苦吏急迫以平法為尚而定國將順乎君心是之謂賢臣于君平反庶獄雪東海孝婦之冤而定國善維乎

父志是之謂孝子

○癸丑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

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

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諡曰宣成賜塋具如乘輿制度置

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家業世世相傳為疇

胡致堂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宣帝亦有以赦之歟

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目**魏相上封事曰

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

重臣安世用家

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

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

軍領尚書事○**綱**鳳凰集魯大赦書法於是三書鳳凰再為之赦而加大焉帝之自數甚矣

綱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鑑**上思報大

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樂平漢縣名今改屬山西太原府平定州使以奉車都尉領

尚書事魏相奏封事密奏章囊封板故曰封事言春秋譏世卿公羊傳隱三年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

也其稱尹氏何世卿世卿非禮也注云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其名稱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不當世為其秉政久必惡宋三世為大夫公羊傳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何以尊君之威權

魏相封事自正論不刊特因廣漢以進則是門戶報復見當分別觀之

魏相白去
副封

以魏相爲
給事中

魏相有許
史之累

魏相詭遇
獲禽

此誠宰相
事

魏相進不
以正

三世謂慈父主臣處白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
國內皆臣無娶道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如黨益強卒生篡弑故君子疾
惡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驕奢放

縱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

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

去副封相謂魏相許伯即許廣漢按魏相先嘗因許伯奏封事今又因以建白上前而除其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

相給事中皆從其議書法特書也自相給事中而機事皆得以燕見言之魏相給事中而霍氏之權失矣

張南軒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大欲其說

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

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有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

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

此在他人不不知爲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
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
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救之風或鮮矣
袁了凡曰魏相爲御史尊顯矣勢無不可專言事况所論奏如抑損霍氏權如去副封以防壅蔽皆當上心言之宜無不從而必因

宣帝屬精
爲治

鑑

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

音艱

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爲治五日

許伯何哉至元康中諫伐匈奴時已爲相其疏云願陛下與平昌侯案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夫疇客博訪固帝王事然何必戀戀外家耶相戒以託重於戚則其說易行推功於衆則其謀必協而不虞后黨專政之可憂豈獨一霍氏哉

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尙書功勞當

遷及有異善厚加賜賞至于子孫

謂賞賜逮及子孫耳非謂侍中尙書至于子孫不改易

終不改易樞

機周密品試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

刺史漢之官名秦以御史

監郡漢初省之文帝時遣丞相史出刺諸州省察御史謂之刺史唐改太守今因之守相謂郡守及諸侯王相也

輒親見問觀其

魏問刺史
守相

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

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

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史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

太守吏民
之本

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十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

漢世良吏
爲盛

循吏只是
數人

宣帝總核
名矣

問高惠文
景之循吏

與宣帝之
循吏果孰

唐虞不能
以化天下

王成治自
異效

問漢宣帝

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選用蒙賞增秩賜金進爵所旌表者是故漢世良

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唐仲友曰

時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數人皆緣宣帝德寬薄故名歸良吏若文帝時豈可勝紀正如詩之風雅又曰緣帝

長於民間故知民疾苦緣在民間知官吏欺弊實罰不明故總核名實信賞必罰緣知民間愁歎由吏不良故選良二下石

宋潛溪曰

高惠文景之循吏不載也何以知之觀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二是之謂良也乃特見於賈誼傳而循吏傳則無名焉夫大者尙爾所遺者不既多乎然

則謂高惠文景之循吏止於文翁非也且宣帝名爲循吏而首任之者乃在僞增戶日之王成則不盛於高惠文景益可知矣

鑑甲寅三年春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

相王成勞而不怠

勞來並去聲諱慰免而招延之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占去聲隱度戶口來附本業曰自占

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

賜爵但賜其爵而非實封也

秩中二千石

中滿也漢制九卿已

上秩一歲滿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

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

綜核名實

王成何以

得偽增蒙

賞與

宣帝課吏可謂周

時然王成首以偽

增戶口賜爵則知

綜覈名實本不如

王道之易行也

執一失以御百虛

計上計者奉上戶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

家顯賞其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制致堂曰

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偽增流民蒙顯賞自是俗吏多為虛名而

紆核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讐替君上之姦術也人君不篤實而好之天下之埋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培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衆志移因於外舍而奏圖圖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諱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棄其名良是也使之誇誦太平為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陳潛溪曰

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丘瓊山曰

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為天子是帝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以為治也誠有如宣帝詔

書之所云者矣然是詔也乃為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賜閑內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賞者乃偽增戶口者耶不特此也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情為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綱夏四月立子爽為皇太子○**目**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
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耶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先嘗之
后挾毒不得行

綱五月丞相韋賢致仕○**目**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

丞相致仕自賢始書致仕何子知止也武帝之世宰相
往往誅死賢首致仕可謂過人遠矣

綱六月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

綱發明賢老而謝事足見保全大臣之意其視武帝世非戮辱不去者
亦有廷庭至於丙魏輔政並書于冊則帝之用人又可觀矣

綱以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目**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

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

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

子家示陋言視天下以淺陋也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

師反必於
天下英俊

宣帝保全
大臣之意

丞相致仕
自賢始

書致仕何
子知止也

武帝之世
宰相

往往誅死
賢首致仕

可謂過人
遠矣

太子外祖父
平恩侯許伯

以

非所以廣
德於天下

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霍子凡曰

二疏未老去位世以為為太子懦故也不知其止許舜監議

大義以制許氏私者不少也宣帝以側徵恩恒壽威許氏丞相弱翁猶
不辱為門下何有廣父子賴上威明未有以逞也他日天子而多一殺師傳
顧師傳恩乎蕭太傅事可睹已與其留無益於太子而多一殺師傳
之名孰與去乎豈有以見屬屬之乎於疏家焉其曰不去懼有後悔意

竟舜之用
心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竟舜之用心也然

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木

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議

明陳其迹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霍氏

驕侈縱橫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徒光諸壻收其印綬諸領羽